

萧红评传

〔美〕葛浩文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萧红评传

萧红评传

「美」葛浩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红评传 / (美) 葛浩文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317-3855-8

I. ①萧… II. ①葛… III. ①萧红 (1911-1942)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2051 号

萧红评传

Xiao Hong Pingzhuan

作 者 / [美] 葛浩文

责任编辑 / 王 爽 王丽华

封面设计 / 锦色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 编 / 150080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网 址 / www.bfwy.com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172 千

印 张 / 9.5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855-8

定 价 / 59.00 元

永远的萧红

——再版序

《萧红评传》的英文版于1976年出版，后来翻译成中文，几经修订，再版出版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如今北方文艺出版社计划再度出版，让我既惊讶又高兴。

与其说因为拙作对萧红的研究有所贡献，不如说是萧红的魅力吸引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并研究她的作品。

曾经有不少中国及海外学者说是我“发现”了萧红，更有人说如果没有我，中国读者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这个说法实在有点儿言过其实。萧红的作品有高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相信总会有人阅读，我不过是因缘际会，碰巧是第一个专门以她的作品作为博士学位研究主题并撰书出版的人而已。其实，作为第一个研究萧红的学者我也相当“吃亏”，当时资料十分匮乏，加上种种政治因素，我甚至必须到日本的京都大学做研究，因此第一版有所遗漏，后来幸好有机会补上修正。几

十年来，中国以及海外后起之秀不断有新的著作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托改革开放之福，学者得以接触各种资料，不少是我当年根本无法得知，当然也无缘使用的。不过我个人认为，以一个老外的身份研究萧红，我有不同的观点视角，拙作对萧红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成就吧。

除了鲁迅以外，中国“五四”前后的现代作家只有萧红享有如此持久的声誉。她短短的一生写出的作品至今还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原因十分复杂，我认为部分与她的人生际遇有关。身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的题材不免触及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她出生并成长于东北，由于当时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战争，逃难……最终因庸医误诊而死于香港，另外她生命中的几个男人对自己的影响，等等，都赋予她人生悲剧的色彩，使得她的人生充满戏剧性。但一个作家能有持久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她的作品能与各个时代的读者产生共鸣。萧红作品的多样性是现代作家极少可以与之相比的，她写过自传性的《呼兰河传》，语言朴实却又具有独特魅力；讽刺小说《马伯乐》，哑剧《民族魂——鲁迅》，更有感人肺腑的文章如《回忆鲁迅先生》及散文式的自传《商市街》，等等。当代中国有不少作家自承受到最大的影响来自萧红（如王安忆、虹影、迟子建、张洁等），这更是为萧红的写作成就做见证。可以想象未来还会有更多作家如是说。

很遗憾没有机会与萧红相识，但比起当代许多学者，我还是非常幸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认识了一些东北作家，如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甚至还有与萧红相识的丁玲和周海婴。他们与我分享当年萧红的生活以及哈尔滨和青岛，上海等城市的种种，让我如身临其境，这有助于我翻译《马伯乐》的第一和第二部，即将出版的第三部。

萧红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提起，父亲打她时，祖父会安慰她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但是“‘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她短短的人生的确漂泊不定、动荡不安，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依然完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魅力并没有丝毫消减，仍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学者阅读和研究她的作品。我希望这部《萧红评传》也能跟萧红的作品一样持久。

目 录

第一章 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001
第二章 哈尔滨——萧红的新世界	016
一、落花流水春去也	020
二、在文艺阵营及社会上的崭露头角	022
三、《跋涉》	028
第三章 文坛崛起之过程——由青岛到上海	043
一、上海——寂寞的开端	048
二、鲁迅和上海文坛	050
三、萧红与鲁迅	053
四、《生死场》	057
第四章 上海和日本的岁月	079
一、上海：1936 年	079
二、《商市街》	082
三、“文学论战”的重新启幕	089
四、《桥》	091

五、扶桑之旅：幻灭和悲愁	097
六、《牛车上》	103
七、鲁迅的逝世	109
第五章 命定独行的萧红——“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	121
一、上海：1937 年	121
二、湖北、山西和陕西（1937—1938）	130
三、重庆时期（1938—1939）	142
四、《旷野的呼喊》	145
五、《回忆鲁迅先生》	150
第六章 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	166
一、1940 年——抵港后的日子	166
二、《马伯乐》	171
三、《呼兰河传》	180
四、1941—1942 年：萧红在日军占领香港时的病危与去世	191
五、后记	201
第七章 萧红及其文采	213
一、作品主题及其写作态度	213
二、萧红的文体与技巧	224

第八章 结论	237
附录一	
“九一八”致弟弟书 / 萧 红	248
萧红·绝笔? / 葛浩文	254
附录二	
萧红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1933—1982)	257
英文原版序	285
香港初版序	287
哈尔滨版序	289
香港再版序	293

第一章 呼兰河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东北大平原位于中国的北方，西连蒙古边缘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接西伯利亚，黄海和朝鲜半岛是它东南方的屏障。

在20世纪初叶，整个东北的人口仅约三千万，大部分是清末从关内移出的汉人。

东北沃野千里，素以农产丰饶著称。位于东三省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处是大河广原和人迹不到的远山峻岭”^①。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坐落在南端的松花江边。黑龙江与松花江为黑龙江的两大河流。松花江由北流经吉林，然后东向经哈尔滨，再渐北转，流灌黑龙江盆地。

20世纪初期，东北大城之一哈尔滨，居民不是从关内移来的汉人，就是从俄国移去的白俄。事实上，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部分逃到中国的白俄都在这里定居。

在哈尔滨东北约30里，有个呼兰县，由松花江支流呼兰

河流经该地而得名。呼兰县城位于呼兰河北岸。^②像坐落在所有农产中心的其他小城一样，呼兰县也仅是个农民赶集的地方。城里有几家供应日常必需品的小商店，几所学校，和一些住宅。在萧红的杰作《呼兰河传》中，她曾以简练生动的文笔描绘出民国初年呼兰县城的乡间景色：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店，有几家粮栈。……

东二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

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麼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③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呼兰县是个非常宁静、落后的小城。居民大都是些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以及几个读过些书的塾师，还有所谓的乡绅们。

萧红就是在清朝被推翻的那年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乡绅之家。^④她是张家的长女，学名叫乃莹。张家是小康之家，祖先是从小东移来的。

萧红的父亲，是家长，也是当地张姓的族长。^⑤每当描述到她父亲的时候，萧红总是直言不讳，她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了那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不算什么，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⑥

萧红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萧红的眼中，她母亲并不比她父亲好多少。在《家族以外的人》那篇和《呼兰河传》笔调相近的故事中，萧红承认她很害怕她的母亲。她说她的母亲

常常打她，有时甚至用石头砸她。^⑦她在其他的文章中也讽称她的母亲是一个“恶言恶色”的女人。^⑧

《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指出，萧红的父亲后来曾经续弦^⑨，但是萧红的命运并没有改善，据她的友人透露，萧红的继母（梁氏）也是虐待她^⑩。

萧红三四岁的时候，她唯一的弟弟张秀珂出生了。^⑪这位弟弟对姐姐相当友善，但是萧红对他却生不出好感。^⑫萧红的父亲形容严峻，言笑不苟，始终没有表示对萧红的爱意。萧红的弟弟出生以后，身为地主，又是家长的他，自有许多大小事情，够他忙碌，使他没有多余时间和儿女接近。

萧红童年心目中的中心人物，是她的祖父张维祯。她曾在《呼兰河传》和其他散文杂记中陆续地，以充满爱意的笔调来描述这位老人。她那位慈祥善良的祖父影响了她的一生，关于她对祖父的回忆，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的片刻陶醉的主要源泉。虽然祖父在她十多岁时就去世了（老人刚过了八十岁），但她却从未忘记祖父对她的爱 and 那段祖孙间相处的欢乐时光：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

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⑬

如果说萧红的祖父是她童年的中心人物，那么她家的后花园该算是她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她在那里不但可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而且更能和大自然发生密切的接触，从而领略到对于大自然的爱。所以从小她就梦想成为一个画家，要把大自然描绘出来。后来这个梦想并没实现，但是她美妙的笔，却写出了令人难忘的歌颂大自然景色的篇章。除了在园中赏花看草，追逐虫鸟嬉戏外，她还喜欢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睡觉，同时也在回想大人们对她的种种。在全家所有的人中，萧红最讨厌的要算她的祖母（范氏）了。这个对那顽皮而又精力充沛的孙女丝毫不能容忍的祖母，体弱多病，但却凶狠专横。在萧红记忆中，她的祖母曾经用针刺入她指尖。^⑭虽然祖母对她很坏，但萧红讨厌她的真正原因，却是她祖母对她祖父的冷漠态度。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地榛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给他的工，还是他自动的愿意作，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我到后花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

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⑮

当萧红六岁时，祖母终于去世了。她祖母死前的长期卧病和死后的丧事，对萧红来说，有得也有失，有苦也有乐。当然她绝不会因祖母的去世而悲伤，一方面她太小，再一方面她根本不喜欢她的祖母。可是在这个时期中，她祖父却为了照应病中的妻子和安排丧事而忙碌，无法顾及萧红，因此她感到很寂寞。但祖母的去世也带给她一段快乐的时光。家中来了好些亲戚，包括萧红的堂表兄弟姊妹。这使萧红第一次有机会和他们结伴离开大合院，到离家一里地的河边去玩。在来往河边的路上，她看到了不少在后花园中不曾看过的奇观异象，她这才领悟到这世界竟还有这么多东西可看。正如她自己所说：“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⑯

萧红家的大合院有三十多间房。她家只住正房，共有五间，祖父母住两间，父母亲和小孩子住两间，另有厨房、正厅及屋后两间黑暗的小贮藏室，里面放了许多张家列祖列宗的遗物。在天气阴雨不能到园子玩的时候，萧红总是爱在贮藏室中敲敲打打，有时打破一些被大人遗忘的宝物。院中其他房子不是用来贮藏粮食（“谷子少，耗子多”），就是租给养猪的或打面的。总之，院中除了张家外，还住了些各等各色人物，因此萧红得

以看到许多罕见的人间悲喜剧。

士绅家中的子女都该受些教育，萧红也不例外。于是她结束了那段在花园中追逐嬉戏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祖父负起了她的启蒙责任。在她童年的回忆中，提到学古诗是由跟祖父朗诵《千家诗》开始的。她之特别喜欢某首诗，正和其他学诗的孩子一样，并不是因为文的内容，而是由于文的声调和意境；有一次有人把她最喜欢的一首诗的内容解释给她听了以后，她就从此不读那首诗了。她特别喜爱描述大自然景象的诗。后来到了学龄后，也就是1921年，萧红十岁时，她进入了呼兰县南岗小学，又名龙王庙小学，念初小一年，及至1925年又进入了县立第一女子高小。^{①⑦}

以上描述的，仅是萧红十几岁以前的往事。就本书而言，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以上对张家大合院的描述中，已可窥见萧红童年生活的一斑。目前虽然无法判断她的母亲、继母及祖母对她日后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但她对她那位漠不关心而又贪婪、小气、残酷的父亲，却是深恶痛绝的。她后来在哈尔滨最潦倒的一段日子中曾遇到她弟弟，弟弟恳求她返回呼兰，她回答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①⑧}对于曾经做过当地教育局长和商会会长的父亲的不满，是她日后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根源。父女的不和也使她产生对中国传统遗毒男